

感恩山的歌声

□ 安建功

平顶山市因市区建在山顶平坦如削的平顶山下而得名。在此山西南三公里的落鳧山下，有一处绿荫蔽日的仿古院落——平煤股份二矿。二矿院内矗立着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远远望去，小山杨柳束腰、头戴华冠，一副小家碧玉、待嫁新娘的打扮，这便是感恩山。

感恩山与埃及金字塔十分相像，无论晨曦吻面，抑或与落霞呢喃，远远望去，它都呈现等腰三角形轮廓，所以文化人都称它为“矿山金字塔”，其实采煤人更习惯叫它矸石山。

1955年9月8日，平顶山矿区第一代开疆拓土者，在这里铲开了开发建设平顶山的第一锹土。后来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矿开枝散叶后，成为新中国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第一座特大型煤炭基地。

立于感恩山巨石碑下，历史的车轮仿佛仍在脚下隆隆作响。

在那个“煤堆大、好说话”的年代，矸石山的大小，就是煤矿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更是煤矿人扬眉吐气、引以为荣的精神寄托。矸石本是地层深处的一种石头，它与煤相生相伴，要挖煤就得先挖石头，可以说煤矿人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在与煤打交道，与矸石较劲。于是，随着一列列运载着优质煤炭的火车从这里驶向祖国的大江南北，一座座矸石山也拔地而起。

建矿初期，矿区周围的困难家庭，

一有空闲就拉着简易木轮车，提着竹篮，爬上矸石山捡煤核儿烧火取暖。每当矿车倾倒矸石，大家都会一股脑儿蜂拥而上，一边躲避着不停滚落的矸石，一边边捡拾矸石里夹杂的煤核儿。这项又脏又累的营生，曾一度解决过煤矿工人“一头痛”的生计问题。

截至上世纪80年代，这个产量一度在我国排名第二的煤炭生产基地，先后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8亿多吨的优质煤炭。与此同时，也留下了一座座矸石山和一条条臭水沟。据上世纪80年代末统计，平顶山有各类煤矿1874座，大中小型洗煤厂、焦化厂1400多个，每天排放废气759.17亿立方米，市区每平方米公里年大气降尘最高达766.8吨。这相当于该市每人每年要用鼻孔“吃”掉一个煤球。流经市区的淇河被人们形象地称作当地的龙须沟，河水发臭，鱼虾绝迹。秋冬时节粉尘飞扬，春夏季节黑水横流。因此这座城市也被拉进了全国严重污染城市的“黑名单”。臭河、污水、矸石山，严重威胁着平顶山人和淮河下游1.5亿人口的身体和生存空间。

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更不能让下游1.5亿同胞喝“五类水”、干以邻为壑的事儿。从此，平顶山人开始了举债数十亿、打造生态城的壮举。

治污就要找源头，长期盘踞在平顶山市区的37座矸石山就是人们的心腹

大患。于是，二矿人开始与矸石山较起了劲。1982年春，该矿尝试着在矸石山上种树。他们扛着红旗，拉着架子车，来到淇河边，在茂密的槐树林里，挖出自然生出的槐树苗，在矸石山上挖深坑培黄土后，小心翼翼地种下绿色希望。从此，二矿一代代矿工在这座庞大的矸石山上挖坑培土不止，植树种绿不断。

为了提高矿工家属的生活品质，上世纪90年代，二矿在矸石山山顶修建了公园。

进入新世纪后，已经是全国示范性矿山的二矿将它装扮得更显千般身姿，万种风情。山顶的假山碧水被伟人毛泽东的周身铜像取代，铜像面南背北把市区的繁华尽收眼底。铜像正面的基座上写着九个大字：“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仿佛在歌颂一代代英雄的矿山人谱写鹰城华章的丰功伟绩，更是在抒发数十万矸石山儿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满怀豪情。为了铭记国家对煤矿工人的关怀与厚爱，平煤神马人将此处确定为“矿工节”纪念地，树碑立传于此，名曰感恩山。

如今，感恩山上已被二矿人建成了能供矿工家属休闲娱乐的景观山。人间四月，槐花飘香，漫山遍野的槐花带着甜丝丝的馨香，浸润着矿工们的思绪，也滋养着采煤人的幸福生活。数万棵各类树木在这里共生共栖，分享着同

一片阳光雨露，数不清的鸟儿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鸟语啁啾中，一双双、一对对不知名的鸟儿一唱一和、追逐嬉戏、比翼双飞，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公园还增添了猴山、鸟苑、动物园等景观，为公园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山下，一条整洁的“之”字形水泥台阶梳妆打扮后，敞开心扉恭敬地邀请着八方游客、四海宾朋。

几十年过去了，英雄的二矿人硬是在这座人工堆起的山上写下了绝美的绿色诗篇。立于矸石山山顶公园，手扶垛口，这座花园式的新城尽收眼底：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林立于市区的四面八方；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像彩带一样编织着城市的梦想；一辆辆汽车像蝌蚪一样密密麻麻地忙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城市西部的白龟山水库则像一面大镜子静静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

屏住呼吸，依稀还能听到绞车往矸石山顶拉车的轰隆、轰隆声，而后便是吱扭、咣当的翻车声，接下来是矸石向下滚落的哗哗、啦啦声，悠远而清晰，这便是矿山的天籁之音。它如同儿时母亲吟唱的儿歌，轻轻抚慰着我的无眠；抑或祖母呼唤着我的乳名，叮咛着来时的方向，偕同老父亲升井时黝黑的脸庞，火热的心肠……一同镌刻在我静谧温馨的梦中。梦中，充盈着老一代矿工人沉重的喘息，更像是新时代矿工悠扬的歌声……

七月高考

□ 尹红岩

真为今年的高考考生们捏一把汗。高考那两天气温一直飙到三十五摄氏度，早上睁开眼，看见发白的太阳，浑身直冒热汗，原本就浮躁的心更加难以平静。

这一届高考的孩子们前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宅在家里上网课乃前所未有，考试时间也从持续了17年的清凉6月延迟到7月。

这次久违的7月高考，让我回想起25年前的高考。1995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当时是7月7日、8日、9日考试。那时候人们常用“黑色七月”来形容高考，不只因为7月是全年最热的时候，还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意味。那时候考场没有电扇和空调，唯有靠考上大学的精神激励和挖掘个人意志的忍耐力。

当年高考第一天天气特别炎热，很多同学熬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越想沉下心来越沉不下来。当我晕乎乎把第一场语文考完，出考场便听说我们一班女生进场不到一个小时，便头晕恶心，脸色煞白，几乎晕厥，不得不中途退场。听后我们替这位同学担心，四处寻找想给她一点安慰。当年高考成绩揭晓时，我们这届同学不负众望，考出了连续几年来最好的成绩。但遗憾的是，之后的日子里再没有见过那位退场的同学。

在补报志愿期间，我们返校一次，同学见面相谈甚欢。但学校要求报志愿必须回家，晚上无法留宿。有两个同学家住深山，交通不便，很晚才到学校，等填报完志愿赶到汽车站，已经没有了返回的班车了。我和几个同学决定留下来陪他们。那时候的我们，囊中羞涩，连吃一碗面条都不舍得，别说花钱住宿了。

从车站出来，街上昏黄的路灯已经亮起，路两边散落着夜凉凉的人们。三年高中生活，只知道在校园里埋头苦读，从没在大街上游荡过，更没

有像现在这样近距离审视过山城的夜晚。突然有人提议，这么悠闲地在大街上闲逛还是头一次，不如今晚就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一下县城的道路，看有多少条街道？每条街道有多少步？话音一落，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班长金辉沉思片刻说，咱们都是农家娃，高考对我们至关重要，好不容易熬过来了，正是等待喜讯的时候，千万不能在此时出什么岔子。于是大家沉默了，继续漫不经心地往前走。

偶尔，黑暗的胡同里传来几声狗叫，弄得我们心中多少有些发毛，总是感觉有眼睛盯着我们，又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几只蚊子一直围着我们嗡嗡叫，赶都赶不走。有人怯怯地说，咱们在县城也不熟，这样走下去也不是办法。金辉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是县城的防疫站，楼顶可以上去。防疫站没有大门，晚上又没人，到楼顶上休息无人打扰，想睡了睡觉，不想睡了聊天，至少安全。防疫站我们很熟悉，和学校仅一墙之隔，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房。平时我们在学校后院的荷花池旁读书，一抬头就能看到二楼，只是没上去过。

也许是困了，也许是觉得计划可行，大家异口同声：“去。”金辉带着我们拐弯抹角，摸爬登攀，很快来到楼顶。站在楼顶，周围没有有什么高楼阻挡，周边的万家灯火一览无余。我们的内心敞亮了许多。刚好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拿了一卷报纸和卷子，我们可以做铺盖用。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很多同学在县城安家立业，孩子们也陆续走进大学校门。每当心不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露宿楼顶的那晚。白岩松曾说过：“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宿命、委屈、挣扎、奋斗，没什么可抱怨的。”今年高考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注定经历了不平凡，也注定会成就自己的不平凡。祝福他们！

追不上的母亲

□ 马红娜

母亲在前头快步走着，赶时间去上工，这让母亲顾不得在身后哭喊着追赶的我。这样的生活状态我们经历了很久，直到我上了学，赌气再也不哭喊着追她。

那时候蝴蝶很多，麻雀也很多，它们在前面飞，我就在后面追。虽然也像追母亲一样，永远也追不上，但追它们的快乐远比追母亲的时候多。

学会用镰刀割草，母亲就开始让我跟着她割麦子。母亲一次能割十二三垄，我只能割三四垄，总是她割完了，再从地那头带着我割。

等我能动锄头，母亲又交给我一把锄，她在前面锄地，我在后面亦步亦趋跟着学。看着母亲锄头起落得总是恰到好处，而我只能小心翼翼地锄，生怕锄掉她珍视的秧苗。

直到母亲倒下这样的操练中慢慢增长，母亲开始让我跟着她推车。她在前面驾着车辕，我在架子车后面跟着，遇见她拉不上的坡，我就在后面使劲推。上了坡，母亲总是一边喘息着给我擦汗，一边说：“真是添只蛤蟆四两力，小娃娃也能干活儿了。”这种时候我总是很兴奋，再遇陡坡就更起

劲地推。

忽然有一天，局势变化了，具体什么时候变的，一点印象也没有。没变的是，母亲依然在前头，我依然在后头。只是我驾着车辕，母亲用一根绳子给我拉轡。母亲的白发和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以及佝偻的脊背，触目惊心地展现在我眼前。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长大的，也不记得母亲是什么时候变老的。我把我们共同的生活层层剥开，回头倒放，竟然找不到母亲年轻的影像。好像是剥一颗洋葱，总也剥不出最初形成的那个核，仿佛从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模样。但我知道，母亲绝对和我一样，也曾经是个风华青年，只不过是岁月在她身上雕刻琢磨，让她变成了这样沧桑的模样。

直到母亲倒下的那天，我竟然找不到一张可以寄托感情的照片，只是翻出了父亲和同学的一张合影。我只能从父亲的相貌，推测出母亲也曾经那样的年轻、美丽。

我也一样年轻着，也会一样老去，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追上母亲，停下脚步，好好看清母亲慢慢衰老的过程。



史海泛舟

或诏书都是自己所撰稿，从未让秘书代笔。”杨亿吓得一身冷汗，弄不懂皇上是啥意思，只好点头称是，顿首而出。次日，杨亿即称病请假。原来，杨亿酒后胡言道：“皇上的诏书均由秘书起草。”惹了一场风波。

49.言多必失

不要以为全心全意为皇家社稷操心就万事大吉了。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率军讨伐高句丽(今朝鲜)。临行前，皇上命太子李治(皇九子)负责全面工作(监国)，特意交代中办主任(侍中)刘洎(当时兼太子老师、礼部尚书、户部尚书)要好好辅佐太子。刘洎(湖北荆州人)表态说：“陛下放心，大臣若有失职，我会依法处决。”唐太宗当场斥责说：“别胡说八道！你做事如此草率，早晚得惹祸上身。”唐太宗远征高句丽途中患病，刘洎得知消息后对大臣说：“皇上病得不轻，愁人啊！”与刘洎不和的褚遂良(浙江杭州人，时任皇家秘书长)密报唐太宗说：“刘洎声称皇上病重不可怕，只要好好辅佐太子就行。这是盼着太子死啊。”唐太宗远征归来马上追究刘洎妄言之事，赐刘洎自尽。

(老白)

有关吃肉的记忆

□ 陈怀伟

我爱吃肉。母亲说我从从小就爱吃肉，馋得像一只小饕餮。

每次提起爱吃肉的事情，母亲就忍不住念叨我小时候吃虫子的经历。我的孩子们都把把这事当成了奶奶给他们讲他们父亲小时候的笑话儿，听得饶有兴致，笑得天真烂漫。而我知道，母亲讲的时候是饱含着怎样的心酸。

关于吃虫子具体细节，因为我那时尚年幼尚小不甚记得，这些细节也都是母亲讲给我的。大概我两三岁的样子，家里的麦子生了虫子，爷爷将麦子拿出来晾晒，麦子中蠕动着很多白色的虫子。爷爷把这些虫子捡到碗中，竟然积攒了大半碗。爷爷突发奇想，这些虫子也许可以炒了给他的孙子补充营养。这大半碗炒得金黄的虫子竟然也香得让人垂涎，还不懂得挑选食物的我端着那大半碗金灿灿的“肉”吃得津津有味，就像一只小饿鬼。

再后来就有了自己想方法寻找各类饱含蛋白质的肉食的记。河里的鱼、虾，地里的蚂蚱、蚰蚋儿、爬叉、花豆娘，甚至还有屎壳郎都是我搜罗的对象。捉到这些后，不论是自己就地采用最原始的火烤法烹制，还是拿回家让父母煎炸，我都能吃出珍馐美饕的感觉。

长大后，吃肉的机会多起来了，虽然对肉食的渴望还有，却不似小时候那么强烈了。但是不论是高档饭店大厨精制的色香味俱佳的美食，还是街边夜市大排档的特色美味，都不如母亲给我精心烹制的烙馍卷腌肉那样让我魂牵梦绕。

那一年，母亲养的一头半大猪被村里的拖拉机撞死了。父亲找人把猪收拾干净，帮忙的人拿走了下水，剩下的肉母亲就储存了起来。没有冰箱，母亲就找来两个腌咸菜坛子，把肉裹上粗盐封在了坛子里。

那时我念初中，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母亲就张罗着烙馍。我最喜欢看母亲烙馍。母亲取出瓷面盆，取适量的小麦面粉，逐渐地加水，边加水边慢慢地搅拌，渐渐地和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如洁白的瓷盆里嵌着一颗剔透的宝珠。

我把母亲去门外的麦秸取取麦秸，母亲已经把鏊子支好了。那个年代，鏊子是豫西南地区庄户人家必备的炊具，一块凹形的铁板，凸起的一面打磨光滑，下面突出四个支腿儿，支好的鏊子就如一只发愣的老乌龟。母亲喜欢用麦秸火来烙馍，说麦秸火火旺但不硬，温度好控制，烙出来的馍不会发硬变糊。

准备停当，母亲从坛子里取出一块块瘦相间的腌肉，放入锅中，在灶膛填上几根劈柴，趁烙馍的时间煮腌肉。鏊子下燃了麦秸火，烟火色把这个农家小院熏染得温暖醉人，连冷月也显得温暖起来。

烙馍烙完的时候，腌肉也差不多煮熟了。掀开锅盖，香味便扑面而来。这不放任何佐料煮熟的腌肉，瘦的红如玛瑙，肥处如温润生烟的白玉，让人垂涎。

铺开一张烙馍，从锅中取出肉块，细心切成肥瘦相间的薄片，摊在烙馍上，放上两段小葱葱，再撒上焯烫过的绿豆芽，精心卷成一卷。双手攥着烙馍卷，狠咬上一口，咸肉配着葱香、绿豆芽咸淡相宜，爽脆利口，烙馍劲道有嚼劲儿，满满都是幸福的味道。此时，母亲总会微笑着看着我贪婪地大口嚼着烙馍卷，这个周末我都会沉浸在温馨幸福之中。



山水之间

郭东伟 摄

庵子顶上的冬桃

□ 李人庆

庵子顶是一座山的名字，也是一个自然村的村名。

通往庵子顶的路不宽算，曲曲弯弯，依山势蜿蜒而上。路的一边是高低起伏的山峦，一层的层的梯田错落有致，长着一棵棵一棵的冬桃。路的另一边是两山夹出的一溜儿平地，地里长的也是挤挤扛扛的冬桃。再往山上去，一望无际，还是冬桃，郁郁葱葱，染绿了一整座山。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如果是在阳春三月，满山的桃花开得正盛。那些桃花们像是从《诗经》里走出的女子，热情，奔放，她的登场，一下子就把春天激动得风情万千而又神采飞扬。庵子顶的桃花在经过春天短暂的喧闹后，就沉寂下来了，一任风吹雨打，让青涩的果实藏在叶下，慢慢吸收阳光雨露、天地精华，待到秋风吹过，这些生长200多天的桃子积累了足够的糖分和果香，像是听到了号令般日渐红润起来，一个个娇艳欲滴。浓绿一片的桃园里，红白相间的冬桃挂满枝头，在秋日的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成为那个季节里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那个时候，天空明净高远，白云浅淡悠扬，漫山遍野的绿色开始变得五彩斑斓，庵子顶的冬桃像娇羞的姑娘儿，一脸红晕，在飒飒秋风里吐露芳香。村子热闹起来了，大路边，山脚下，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果园里，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一拨没走，另一拨又到来，熙来攘往，一边品尝，一边亲手采摘，个大光鲜的桃子飘着馨香，欢声笑语在果园里荡漾，汇成秋日的幸福交响。

雷柳松曾是村里建档建档立卡贫困户，全家六口人，从2014年开始种植冬桃，目前种植规模已达10亩，进入盛果期的果园每亩年收入万元以上，已于三年前成功脱贫。提起冬桃种植，雷

柳松掩饰不住一脸的喜说：荒山成了聚宝盆，冬桃就是俺的摇钱树！吃水不忘挖井人，感谢党的好领导，也得感谢俺的致富带头人！

雷柳松所说的带头人叫荆中敏。庵子顶地处大山深处，距县城上百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且大部分为“望天收”。抬头见山，出门是山，大山曾阻断了世代人致富的梦想。今年82岁的荆中敏腰杆早已不再坚挺，但思维依旧敏捷。他曾在村里当了22年的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平山垒堰、开荒造田，进行小流域治理，但看着自己和乡亲们年年治理却年年荒芜的荒山，他如坐针毡，干脆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职务，把家搬到了庵子顶上，潜心研究农林果种植，希望能找到一条带领群众共同脱贫致富的门路。

多年来，为寻找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荆中敏着了魔一样，进北京、跑上海、上辽宁、去山东、下湖北……足迹踏遍了临近的七省一市，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或因气候原因，或因土壤关系，要么产量上不去，没有经济效益；要不果品口感差，无人问津，始终没有找到一种称心的品种。

2008年秋，乡里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农林果种植户赴山东参观冬枣种植，也就是在这次参观途中，处处留心的荆中敏记住了一个名字——冬桃。那个时候，正值深秋，但在山东烟台栖霞汽车站门口，一个个摊位上鲜嫩的桃子引起了他的好奇和关注。他花两块多钱买下一个，一口下去，清脆爽口，唇齿生香。一打听，这种叫“映霞红”的冬桃品种土壤适应性强，喜光，耐旱，耐瘠薄，适合山地丘陵种植，且成熟在每年秋冬之交的10月份，正是当地水果稀缺之时。这不正是荆中敏多年来孜孜以求、苦苦追寻的吗？可一问价格，高达十多元一棵的种苗，让口

袋空空如也的荆中敏遗憾而归。但这种桃子却让他念念不忘，魂牵梦萦。第二年一开春，荆中敏把家中过年都舍不得杀的一头猪给卖了，带着卖猪的几百块钱只身赶赴山东，买回了60棵种苗。从此，他像照管自家孩子一样侍弄着果园，把整个身心和时间都花在了冬桃管理上。经过3年精心抚育，期间又先后三次求教于陕西林果专家，他的冬桃终于试种成功。看着秋收时节丰硕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一个个脆甜可口，荆中敏终于松了口气。

冬桃试种获得成功，荆中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村民共同种植。那一年，他首先联合本村5家农户成立了冬桃种植合作社，统一管理，技术共享，开始规模化种植。

转眼到了2016年。那一年，对庵子顶人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那一年，庵子顶的冬桃获得了大丰收，由于桃子成熟在深秋时节，加之皮薄肉厚，果肉细腻，汁水丰盈，深受顾客青睐，原本计划十一开园采摘，结果刚进入9月份，就不断有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为了不让他们空手而归，荆中敏他们只得提前采摘。

如今的庵子顶，户户种植冬桃，家家靠种植冬桃脱贫致富。每当春天来临，整座山、整条沟都成了花的海洋，那些花儿像是珠串玉佩，缀满山的衣襟，为春天举行盛大的庆典。秋收时节，果园飘香，那些桃子红着脸，一脸的娇羞，和墨绿的叶片耳鬓厮磨，夹迎着人车来往，庵子顶，已成为鲁山最大的冬桃种植和销售基地，庵子顶所在的构树庄村也于去年成功实现整村脱贫。

看得见青山，留得住乡愁。冬桃，正在成为当地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龙头产业。